

留東外史第二集目錄

-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 第二十三章 桑間濮上結帶訂鴛盟 月下風前對花愁蝶夢
- 第二十四章 朱癡生揚颿航醋海 羅獸子破浪趁情波
- 第二十五章 吳品厂嗔蜂叱蛺蝶 秦士林打鴨驚鴛鴦
- 第二十六章 舊夢重溫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種蘭因
-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穠艷句 言情乍結鷺鷥緣
- 第二十八章 花事闌珊媿愁姹怨 燕梁岑寂蝶忌蜂猜
- 第二十九章 續前歡舊樑重繞燕 寒風約佳偶竟分鸞
- 第三十章 薄倖青衫尤雲滯雨 美人黃土碎玉飛花
- 第三十一章 詩等驢鳴侈談風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 第三十二章 談叢容與綺語任溯洄 武庫優遊劍術爭同異

第三十三章 游俠兒一拳破敵

射雕手片語傳經

第三十四章 李錦雞當場出醜

羅戛子潑醋遭擒

第三十五章 爭先一着便遇垂青

抗辨數言不能答白

第三十六章 上野館拒奸捉賊

同鄉會演說誅心

第三十七章 旅館主無端被騙

女學生有意掉包

第三十八章 水月鏡花樓臺瀉影

招蜂惹蝶旅邸斟情



留東外史第二集

成舍我評
不肖生著
王無爲批眉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福是有切
係才低頭
關係便燒
息然是一
城還說見
開制那見
可惜那得
人燒火驚
世火驚
人心火
理火
大觀

話說姜清回家。天已大亮。劉越石張裕川等爭着問他替誰救火。姜清祇是含糊答應。胡莊望着他微笑點頭。姜清不好意思。搭訕着尋羅福取笑。劉越石等也不理會。便將羅福穿衣的故事說給姜清聽。直個笑得姜清前仰後合。句中有眼可胡莊道：張全那厮不知逃往那兒去了。羅福生氣道：那樣沒良心的人理他呢。他祇知道有自己。他倒攔住他的朋友不許上樓。幫我胡莊道：你不必埋怨人家。他的朋友自然是來幫他救火。他有東西自然教他朋友大家搬。都在匆忙的時候。那裏顧得許多。你若是將那穿衣服的工夫來搬東西。這幾件不值錢的行李。早不知搬到那兒去了。何必求人家幹甚麼。羅福無言可說。祇低着頭嘆息自己的被包燒了。可惜。胡莊盪漱已畢。吩咐下女煮飯。拉着姜清道：我們找張全去。姜清道：你知道往那兒去找。胡莊道：救火的時候。我彷彿看見他的同鄉朱繼霖在內。朱繼霖住在本鄉元町的衫音館。我們且去問他。必知端的。姜清點頭問道：你的意思從那邊走好。胡莊道：自然走水道橋去。御茶ノ水橋鄰近點冷清清地。有甚麼味且猿樂町一帶的火景安可不賞鑒。賞鑒二人說着。一同下了駿河台町的阪向神保町。走來見滿街的什物亂堆兩邊。房舍都燒得七零八落。敗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橋殘椽支撐於廢井頽垣中。猶時時裊煙出火。還有無數的消防隊。執着噴水管。在那裏儘力撲滅。恐怕死灰復燃。日本交通便利。神田方面的電車。照例開行甚早。今日雖途中搬運什物的擁擠。不堪。電車却仍是照常行走。此時還不到七點鐘。電車的鈴聲。已是噹噹的。喊人避道。胡姜二人走到三崎町的街口。上祇見一大堆的留學生。在那灰燼中。尋覓甚麼似的。胡莊拉了姜清一把。道。同去看看。那曉得不看。猶可看了。好不傷心。原來一個個的。在灰燼中。尋取骨殖呢。這骨殖是甚麼人變成的。哩。後來才知道。是一位湖南人。姓余的名字。却没有打聽得出來。兩年前。同他哥哥。自費到日本來留學。很能實心讀書。住在三崎町的金城館內。二十來歲的人。日間功課疲勞。夜間又自習過晚。自然是一落枕。便沈酣睡去。湊巧起火的地方。就在他的房間。隔壁從夢中驚醒的。都祇知顧自己的行李。金城館的主人。芳井又素無天良。他早知道隔壁發了火。却怕驚醒了客人。擾亂他搬運器物的秩序。一言不發的。督着他。幾個女兒。各收拾自己情人的衣服。首飾。在芳井那時的。意思。恨不得那火慢慢。的等他。將家中所有一切。並廚房裏的殘羹。賸汁。都搬了個乾淨。才燒過來。方無遺憾。奈火神雖有意庇護他。却有一班在空中觀望的。鄒客鬼羨慕他的本領。都說這厮的能耐。實在不小。真可為我們隊裏的都管。便有一個大鄒客鬼說。我們羨慕他。不如催着火神。進攻將他燒死。他一縷陰魂。便可為我們的都管。如是大家圍繞着火神。叫快燒。過去。火神無奈。將火鳥一縱。直撲過金城館來。那曉得芳井命不該絕。早逃了出來。鄒客鬼却悞擾了這一位姓余的青年學子。去。姓余的。雖是死於鄒客鬼之手。便說是死於芳井之手。亦無不可。奇思胡姜二人當時看了這焦炭一般的骨殖。雖不知道是誰。但見拾骨殖的都淚流滿面。哽咽不已。禁不住也揮了幾點無情之

我也招呼火
神快燒金城館
天下最不平事
莫若死了有良
心的人沒其心
如芳井奈何不
燒死盡至此吾
欲問天

這一場大火燒
得人人幾乎
產傾家是眞
失只有數散
驚驚算不得
口虧他還掛
在

姜清想起這
人便要起身
處者下筆吃
力
人情鬼域
又安得這
厚照徹世
人肝

淚回首看姜清正拿着手帕不住的揩眼再看那站着遠遠的日本人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呆呆望着姜清拉着胡莊的手道儘看怎的胡莊聽他說話的聲音帶顫知道他見着不忍自己也覺得淒楚便攬着姜清的手懶洋洋的向水道橋走來衫音館便在水道橋的附近轉盼之間到了胡莊上前問訊張全果在這裏胡莊同姜清上樓張全已迎至樓口望着二人笑道這火真要算是亘古未有之大火幸喜我起來得快東西一點不曾喪失胡莊笑道我倒損失不少張全詫道你那裏也着了嗎胡莊一邊進房一邊笑着答道倒不是着了朱繼霖起身迎客見姜清不覺吃了一驚心想世間那有這樣美人一般的男子我以為張全就算是極漂亮的了心中這般想一雙眼不轉睛的釘住姜清張全問道你家既不是着了怎的損失不少胡莊一面與朱繼霖點頭一面就坐答道我所說的損失與你們不同我所受的是精神上的損失因火驚了他與下女的好夢弄得我一晚全沒有合眼朱繼霖笑道住在神田方面的人昨晚想沒有一個能合眼的這裏是本鄉館子裏的客人昨晚也都跑出去了隔壁東肥軒（旅館）住的盡是中國人更是鬧得煙霧騰天也不知來了多少避火的姜清看朱繼霖年紀三十來歲面皮黃瘦留着幾根老鼠鬚似鬍子說話時隨着他的嘴一起一落見他時時用那黑白不分明眼睛瞟着自己真白心中有些不自在忽然想起他意中人陳女士便起身告辭朱繼霖忙笑着挽留姜清也不理會和張全點頭拿着帽子對胡莊道我先走了你還到那兒去麼胡莊道我便回去朱繼霖乘着這時問道二位都在這裏用了早點去不好嗎姜清祇作沒有聽見匆匆下樓張全朱繼霖都趕着送了出來望着姜清穿好靴子去了才轉身回房朱繼霖道這位是誰我倒沒有會過張全向他說了朱繼霖嘆道這才算築脂刻玉可惜我無緣與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是紅樓夢寫法不
玉雙黛美姿
知道又是懷著
什麼鬼胎

看他寫蓮花如
面楊柳如腰之
少年男女依約
玉人並眉眼中
現出畫圖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四

他同住不知他的妻子修了幾世才能得他。這樣的一個丈夫張全笑道：你所見真不廣。我去年四月和周正勳到灤谷去，在神保町等電車，見已有一男一女并肩兒站着，在那兒等男女，都在十七八歲的光景，男的穿一套青灰色的秋洋服，戴着平頂草帽，腳上的那雙黃皮靴磨刷得光可鑒人；左手抱着個書包，右手挽住女子的手。那女子頭上縮着西洋幼女的辮髮，穿一件淡青繡花紗夾衣，露出幾寸藕也似的白臂，套一個珠釧，手中提一個銀絲編的小提包，左手挽在男子手內，看不清楚。下面繫一條西洋式的青紗裙，那靴光直與髮影同其炫灼。至於這兩個人的容貌，祇我與周正勳及當時見着的人知道罷了。若是用口來說，便是一百張口恐怕也不能恍惚其萬一。我祇將當時同見着的人的情形說給你們聽，就知道了我當時見了不知怎的心中總是躁躍的。跳動他兩人並着肩，祇是嗚嗚細語，並不知有旁人似的站着。同等車的人都悄然不語，沒一個不望着二人表示一種羨慕的樣子。不一刻往江戶川的車到了，我心中很怕他坐這乘車走了不得，久看而一班往江戶川去的人，則惟恐不得與二人同車，都睜着眼睛看二人，舉動見二人祇是說話，並不擡頭移步，以為二人必是貪着說話，忘了上車，便有人故意喊道：往江戶川的電車到了，喊了幾句，見仍沒有動靜，電車又要開行，才一個個攀登上車。上去有兩個年輕日本學生，一步一回頭的走到電車旁，恰好電車緩緩的開行，若在平日，日本學生趕電車的本領，恐世界上沒有人能比得上。此時腳上生了根似的那裏趕得上呢？故意趕了幾步，舞着書包，說道：你要開這樣急，我就等第二乘罷了。兩個學生笑說了幾句話，仍走近二人，立住失魂喪魄的張開口，望着有兩個老頭兒鬚髮都白也，望着他兩人出了神，不住的點頭顛腦。一個中年人立久了，精神疲倦，倦想打一個呵欠，又恐

風裁柳葉雨
韻海棠花是正
筆不是劣筆

情景瀟灑如同
親炙細看來是
滑稽筆墨不絕
旖旎筆墨

善爲歌者餘音
探梁善爲文者
餘意滿紙知此
可與讀留東外
史

輕薄兒口吻

怕。耽。攔。了。眼。睛。的。時。間。極。力。的。忍。住。這。人。胃。口。必。是。很。弱。那。裏。忍。得。住。呢。祇。忍。得。胃。氣。橫。口。而。出。這。人。喉。嚨。又。仄。一。口。氣。噲。得。他。淌。出。淚。來。兩。個。小。男。女。仍。是。聚。着。頭。說。他。的。話。那。裏。知。道。這。人。爲。他。受。這。難。言。之。苦。呢。又。等。了。一。會。工。夫。往。青。山。的。車。到。了。小。男。女。便。說。着。話。走。近。電。車。等。下。車。的。走。盡。了。才。從。容。而。上。我。心。中。已。算。定。了。到。青。山。一。丁。目。再。換。往。澗。谷。的。車。恰。好。周。正。勳。也。和。我。的。心。理。一。樣。不。約。而。同。跟。着。上。車。此。時。等。車。的。人。男。女。老。少。都。爭。着。上。來。車。掌。連。忙。懸。起。滿。真。的。牌。念。念。的。開。車。這。車。上。的。客。本。來。坐。得。不。少。加。上。這。些。人。更。擠。得。沒。有。空。隙。我。看。那。兩。個。趕。車。的。學。生。也。擠。在。裏。面。探。頭。探。腦。的。望。這。一。對。小。男。女。這。一。對。小。男。女。上。車。的。時。候。坐。位。都。滿。了。有。一。個。日。本。人。望。了。他。們。一。眼。隨。卽。立。起。身。來。讓。坐。男。子。見。了。推。小。女。子。坐。女。子。望。男。子。笑。了。一。笑。搖。搖。頭。用。手。推。男。子。我。看。他。的。意。思。是。教。男。子。坐。男。子。也。笑。着。搖。頭。還。有。個。坐。着。的。日。本。人。彷彿。知。道。這。一。對。小。男。女。不。肯。拆。開。似。的。也。立。起。身。來。空。出。了。兩。個。坐。位。兩。個。才。笑。着。坐。了。仍。是。緊。緊。的。貼。着。說。話。絕。不。舉。眼。看。人。我。揣。他。兩。人。的。意。思。必。是。恨。不。得。鎔。成。一。個。或。如。趙。松。雪。所。說。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當。時。滿。車。的。人。都。鴉。雀。無。聲。莫。不。恨。電。車。開。行。的。聲。響。太。太。阻。了。二。人。說。話。的。聲。浪。車。一。停。又。都。恨。車。外。賣。新。聞。紙。的。不。知。車。中。人。方。靜。聽。鶯。聲。嘯。嘯。祇。管。放。開。嗓。子。在。那。裏。喊。一。個。銅。板。兩。張。一。個。銅。板。兩。張。張。全。說。到。這。裏。朱。繼。霖。胡。莊。都。大。笑。起。來。張。全。道。這。都。是。真。的。若。有。虛。言。天。誅。地。滅。你。們。說。我。當。時。心。中。作。甚。麼。感。想。朱。繼。霖。道。你。有。甚。麼。好。感。想。除。非。是。想。吊。那。女。子。的。膀。子。還。有。什。麼。張。全。道。胡。說。莫。說。是。我。隨。是。什。麼。不。要。臉。的。人。也。不。敢。作。這。樣。的。妄。想。我。心。想。他。兩。人。若。不。是。夫。婦。便。願。他。兩。人。不。是。兄。妹。旁。的。都。可。祇。是。兄。妹。則。永。無。成。夫。婦。的。希。望。了。他。兩。人。若。既。成。了。夫。婦。我的。願。心。就。更。大。了。

如此便好，月不常圓，花還易謝，不棄一喚，奈何也。

講愛情是悟道，語其明如鏡其細若塵。

當屬者迷旁觀者明，張全錄其戲在迷。

蓮似昌宗柳如根，緒燕瘦環肥各殊美，未必除却賀蘭進明不如此小男女。

又是講些悟道，語來哄官。

洪鐘雖啟必有餘音，他們在四谷警署前下。

谷警署前下，谷警署前下，谷警署前下。

音是調響者，筆有餘鋒放致，且如此寫法直。

伏線天衣無縫，可謂善用伏兵。

作者口裏說不，管他下文又寫，他看官不可被，他騙過。

願他兩人生世世為夫婦，並願他生生世世是這樣不老不識愛不識愁，世界上更不許有第二個人侈口講愛情，污辱愛情。這兩個字，胡莊笑道：「這話就太武斷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個個都具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情，其厚薄固不在乎美惡，且美惡也有什麼定評，都是從各人愛情上分別出來的。即如你說的那一對小男女，幸那時所遇者好，皆同故各人都從愛情中生出一種美感，然不能必天下之人皆以他為美。張全不待胡莊說完，即跺腳說道：「老胡，你當時沒有看見，所以是這般說。若是看見了，必不得另具一副眼光。我敢斷定說：天下的人有能說那一對小男女不好的，除非是賀蘭進明的後身。說時，望着朱繼霖道：「你說小姜美與那男子比較起來，才真是有天淵之別呢。胡莊心中不悅，道：「凡物數見則不鮮，你和小姜時常見面，故不覺得怎的。朱繼霖也說道：「確有此理。三人說着話，不覺已到了八點鐘，下女端着三份牛乳麵包上來，胡莊笑道：「貪着談話，忘了時刻，怎好取擾。朱繼霖遜了幾句，各人吃喝起來。朱繼霖忽問張全道：「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倒打斷了。後來那對小男女到底怎樣了？」偏是他張全道：「他們在四谷警察署前下了車，不知往那裏去了。朱繼霖道：「可惜不知道住處，你聽他說話，可知道他是那裏人？」偏是他張全道：「他們說話的聲音極小，我於今還有些疑心聽他們的。話調彷彿是說日本話似的。朱繼霖道：「那就奇了，日本女人怎的會穿中國衣服？」張全道：「我也是這般疑心。胡莊笑道：「管他是中國人是日本人，老張，我且問你於今你的巢穴燒掉了，你就在這裏住嗎？」張全道：「還沒有定規。等公使館發了津貼費，再說於今是沒有錢貸家賃，問都不能就。朱繼霖說道：「這館子的料理太惡劣，並且中國人住得少，待遇亦不佳，我不是有安土重遷的性質，早已搬了。張全笑道：「你不要掩飾，誰不知道你住在這裏。」

口噴不能出聲
故用鼻是費不
待繪圖自有描
影

張全道不打自
招了是作者特
揭隱微不是當
時果有此一語

銀子是白的眼
球是黑的良心
是土墮木腫的
得冒領便冒領
却是近世人情
只是這道難
日最講道不
道的行爲不
德的不忍說
者不忍說留學
生貪許只說留
學生大半窮苦
可謂仁艱

是想弔這老闊的女兒。朱繼霖聽了，覺得對胡莊面子上有些下不去。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弔他的膀子。我見了他和那通身生黑毛的日本鬼談話，我的氣就不知是那裏來的。胡庄正含着一口牛乳，聽着這醋氣撲撲的話，忍不住呼的一聲，將一口牛乳直笑了出來。噴了一席子。張全更是大笑道：「不打自招了。胡莊連忙從袋中取出手巾要揩席子。朱繼霖已順手拿了條抹布搶着活了。朱繼霖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到底事屬尋常，在留學生自是尋常小事。終不甚以為意。三人早點用完，又閒談了一會。胡庄告辭出來，過了幾日，孫先生因這次大火燒得太酷，特和公使商量，被火之生，每人多發津貼費三十元。這三十元由各該生本省提給，暫由中央代發。合之照例火災津貼費四十元，每人共發七十元。這慈善之局一開，留學生素來窮苦，見財起心，出而假冒的，就也不少。仗着燒燬的人家太多，神田又是留學生聚居之所，公使館一時那裏調查得出來。周撰鄭紹畋一般人，少不得借着大方館也沾光幾個。張全領了津貼費，與朱繼霖商議搬家。朱繼霖道：「我想在在外尋個貸家，就是我和你兩個人同住。請個下女，每人一個月也不過花十多塊錢。你的意思以為何如？」張全道：「住市外也好，祇是去神田太遠，上課不甚方便。」朱繼霖道：「你進了學堂嗎？」從沒聽你說過。你進了什麼學堂？」留學生聞人上課而吃驚張全道：「上課是奇事嗎？我前年就在明治大學商科報了名。明年這時候就快畢業了。」朱繼霖道：「原來是明治大學，有什麼要緊。我不是在日本大學也報了名的嗎？」寬枉送他點學費罷了。還花電車錢上甚麼課。我想這些私立的大學，也沒有什麼學可求。上課怕花錢學費為冤枉自己不肯求學偏說私立大學無學可求騙他一張文憑便殼了。張全沉吟道：「也好。市外省儉多了。朱繼霖道：「我也是因為圖省儉，才作住市外的念頭。你不知道我們都是將近畢業的人，舉了業不能還擱在東京久住。必

習學生還未畢
衆先預備做
禮貌現又留
人笑然而使
生皆學有根
如宿習可不
年是我開留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二名詞亦不

張全見館主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兒便故意挽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須歸國謀事。你想一個堂堂法學士歸國。豈可不有幾件漂亮的先生衣服。就是禮服。也得製兩套。過了大宴會。才不失體面。我三十來歲人。本可不留鬚。爲將來歸國壯觀瞻。起見。故預先留着。並且在中國謀事。全仗着言談。隨機舉動闊綽。方能動人。你家中尙稱小康。我家中則一無所有。不趁現在於官費中存積點下來。將來一個人。負書擔囊的跑回去。祇怕逆討口飯都沒有路呢。音誦惡俗在我的意思。連下女都不用請。瓦斯煮飯不過四五分鐘。左右閒着無事。作者惡極傷心之語便自炊有什麼不可。但這是我一個人的意思。你如定要請下女。也好商量。居於市僧口吻張全道。我也不必要請下女。不過弄飯我不慣。恐弄不來。反糟蹋了來。朱繼霖道。那容易。我一個包弄就是。張全道。累你一個人。我怎麼過意得去。我來弄菜就是。朱繼霖道。這就好極了。你的意思。想在那方面尋房子爲好哩。張全道。我沒有成見。我們且同到高田馬場大久保一帶去找找。有合意的。便定下來。沒有時。再向目白柏木去找。朱繼霖道。好。柏木我住過幾個月。那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我們不如徑到那裏去找。張全點頭道。就是這樣罷。我們便去看房子。何如。朱繼霖答應了。二人遂收拾一同到水道橋。坐高架電車。在新宿換了去上野的車。到目白下車。在落合村左近尋覓了一會。沒有合意的。便從大久保練兵場穿出柏木。在淀橋町尋了一所房子。二人都甚合意。房子大小四間。廚房在外。每月租錢六元。張全當下給了定洋。吩咐三日內將電燈瓦斯裝好。仍坐車回衫音館。才到衫音館門首。祇見館主的女兒。打扮得如花似玉的。站在門口。等誰同走似的。張全便借着解靴子。故意的挨延。朱繼霖以爲必是和他的母親同出外。正打算尋話和他說。顯顯自己的本領。給張全看。伏剛打點好。打點了一句問他將到那兒去的話。笑還沒有說出口。忽然從賬房裏走出一個黑大漢來。這黑大漢便是朱繼霖那。

吹竊一池香水
底事干痢朱繼
霖氣得發抖委
實與已無干

寫朱繼霖不自
量已極點

放心二字直欲
令人絕倒

山東黑大漢最
多故以山東人
爲黑大漢代號

吾與作者同居
一室第見其案
頭一秃筆耳如
河澗有此怪筆

日說見了他。氣就不知是那兒來的。那一個日本鬼朱繼霖會看他和館主的女兒在一個浴桶內洗澡。黑大漢光着身子。教這女兒擦背。朱繼霖見他通身的黑毛。有一寸來長。不由的氣得發抖。其實朱繼霖與這女兒。並沒有絲毫苟且。不過朱繼霖愛這女兒的心太切。女兒有時亦引着他玩笑。朱繼霖那裏知道日本女人的性格。無財無貌的蠢然一物。又是中國人。怎能得他的歡心。況這日本鬼是他將來的役夫。役夫略同於贅婿。有夫權無財產權。他就這下。也就這樣不成材的中國人。當時朱繼霖見日本鬼穿得和富商一樣。下領的絡腮鬍子也剃得祇賸一塊光滑滑的青皮。挺着胸臆。腆着肚子。一步一步的從賬房走了出來。登時身上冷了半截。忙將打點的這句俏皮話咽住。跟着張全脫了靴子上來。站在樓梯旁邊。眼睜睜望着他二人。鶴鶴比翼的出了大門。才放心上樓。張全生性最喜滑稽。口頭鋒利。與胡莊差不多。陰柔且過之。見朱繼霖受氣。便故意笑道。那小鬼丰采雖不佳。倒還魁梧得好。日本女人喜體魄強實的。宜其中選。你若是身體略佳。他最歡中國人。必不得與那小鬼同飛同宿。從前有個山東人。住在這裏。祇第二日這女兒便去曬就他。你知道這女兒有種甚麼毛病。他最喜學上官婉兒。窺浴。他中意的一些兒不費力。張全這話是因與朱繼霖同過浴。故是這般說。朱繼霖聽了。一點兒也不疑惑。祇是低着頭。自怨自艾的吁氣。張全心中非常得意。復故意說道。近來有個醫學士發明了一種生殖器空氣治療法。還有幾位醫學博士替他證明有效。不知到底如何。張全這話也是無意中見朱繼霖箱裏有這空氣治療的器具。故意打趣他的。朱繼霖恐他窺破自己的底蘊。也故意的問張全。試驗過沒有。是個甚麼樣兒。張全暗自好笑。過了兩日。二人遂搬入新居。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朱繼霖如此打
粉飾無窮
沐東施等語
兒戴面具其堆
捧腹

紅樓等語
動者如見
朱繼霖也
起點官東
聲笑他弄
成拙可為
願事竟為
癡探門徑

話說張全朱繼霖新組織貸家布署一切不待說是十分勞頓朱繼霖道這地方我有幾家熟店我祇出外走一

話說張全朱繼霖新組織貸家布署一切不待說是十分勞頓朱繼霖道這地方我有幾家熟店我祇出外走一
納各店家必來兜攬生意說時換了件半新的布夾和服從箱底掏出幾年前在上海買來的一條藍湖綢腰帶
繫了打一個尺來長的花結垂在後面提一根十錢均一買的手杖一雙在講堂上穿的草履科着頭去了張
全看了好笑朱繼霖走到衙堂口立住脚躊躇了一會大搖大擺的鞞着草履向西首走去轉了幾個彎到了一
家門首這家用樹編成的牆垣足有七尺多高朱繼霖從樹縫裏張看了幾分鐘又跑到大門口看牌子上寫着
東條兩個字朱繼霖點點頭退到牆角上呆呆的站着一雙眼釘住這家的大門睛也不轉足站了半點鐘一雙
腿太不爭氣祇管打顫朱繼霖便蹲下去用手杖在地上畫字消遣畫了一會猛聽得門響忙擡頭張望祇見一
乘極精緻的包車載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緩緩的從門裏出來那門卽啞的一聲關了朱繼霖看了心中一
跳想立起身來走上前去奈一雙脚蹲麻了一步也不能提祇急得他眼睜睜的望着車子跑了朱繼霖嘆口氣
彎着腰揉腿一扭一拐的走到一家從前做過來往的米店找着店主說了一會店主答應送米來又跑了幾家
肉店雜貨店均被他說得人家愁眉苦臉的答應再做往來朱繼霖回到家裏見張全蹲在廚房裏洗碗朱繼霖
擰着鼠鬚笑道我的信用到底不壞許多舊相識的店家見了我都扭着要我照顧他我在這裏住了兩三年那
家生意做得規矩我都瞭如指掌他們絲毫也不敢欺我我出去的時候心中已定了認那幾家做來往心中既
有了把握任他們如何的糾纏我祇是回說已經定妥了張全在日本住了三四年的人又素知朱繼霖的性格

三個錢的鹽兩
個錢的醬油真
會理家只是陋
同村極非留學
生所宜

行兩市債權核
不爽差盤齒夫
不可與語大哉

朱繼霖不說白

怎麼不知道是牛皮。但是也不便說。跟着說笑了。幾句碗已洗好。便到自己房內坐着吸煙。不一刻果然米店送了米來。隨着醬油店也來了。問要些甚麼。好搭便送來。張全因想是我弄菜。這些東西得歸我買。遂走了出來。見朱繼霖已在那裏與醬油店的夥伴說話。叫他送三個錢的鹽兩個錢的醬油來。張全搶着說道。這東西橫豎天天要用的。又不會壞。叫他多送點來。有什麼要緊。三個錢兩個錢的。像甚麼樣兒。人家也難得跑路。難得記帳。朱繼霖連忙揮手道。你不知道理家。你不要管。復叮嚀那夥伴道。你趕快依我的話送來。日本人極會做生意。不論大小。都是一般的恭敬客人。夥伴雖心中鄙薄朱繼霖。面子上却仍絲毫透露出來。恐得罪了主顧。受東家的叱責。自點頭道謝而去。吾國之商朱繼霖走到張全房內。笑向張全道。你那裏知道此間商人的狡猾。你買四個錢的鹽和三個錢的鹽比。一點兒不差多少。這人必是理財的學醬油這東西有了鹽。本可以不用。不過買一兩個錢攔在這裏。我去年住這裏的時候。一個人租一所房子。房租每月四元。火食電燈費不過六元。這時時用下女。張全笑道。電燈五燭光。每月五角。一個人火食每月五塊多錢。還可敷衍。祇是那裏得有下女用哩。人家說。妹子有恩客。你難道做下女的恩主嗎。朱繼霖笑道。你們統統子。那裏知道此中奧妙。連我也不知道你不用我就用給你。看包你不花一個錢。有下女使。張全笑道。我知道了。你不過巧語花言的騙隔壁人家的下女使。我也是這般想這算得甚麼呢。祇落得人家笑話。朱繼霖搖頭笑道。不是不是。任你是個什麼聰明人。也想不出我這樣的法子來。不獨沒有人敢笑話我。還要特別的尊重我。說時眉飛色舞。點點頭拍拍腿。那種得意的樣子。人家見了。必疑他在學校裏畢業試驗。取了第一。張全聽他說得這般神妙。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我也因他說得太神妙。掩卷想了幾點鐘。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來。便

寫榮繼霖像寫鬼像
色中鐵骨淡影
雖有善畫其能
形容而留東外
史能出以整影
毫。不。吃。力。繪
繪。不。入。情。入。理
三。筆。是。如。鬼。斧
神。斤。不。可。捉。摸

胡莊對張全道
你倒要見了
點才好要深小心
灑筆鏡有芒

你的郵片又不寫清楚。姜清笑道：我知道。老張搬到這偏僻地方的意思了。張全道：你說是什麼意思。姜清道：不過因神田來往的客多，住遠點可以避避，所以他的郵片也不寫清楚。朱繼霖見了姜清，連骨髓都融了，想讓到自己房裏坐，祇見胡莊問道：老張你的房間在那裏？張全笑着和姜清說話，引三人到自己房內。朱繼霖也跟進來，羅福趕着請教朱繼霖的姓名。世間唯有羅福，物遇好應酬。朱繼霖鞠躬致敬的答了，復問了羅福。張全笑向羅福道：你定了地方沒有？胡莊道：他今日看了個貨間在四谷棧，叮說是很好，明日就得搬去。問羅福偏用胡莊答此等處書中屢見亦是文章曲折處與張全不符胡莊之問而笑着和姜清說話。羅福道：老張，你這房子多少錢一月？張全說了羅福，屈着指頭數了一會道：我的貨間上了當，六疊席子的房間一個月連火食得十五塊，不是上了當嗎？若不是交了定錢，一同住這裏倒好了。你這裏不是還有一間四疊半的房間空着嗎？就是要請下女門口的三疊房，怕不殼下女住。隨便談來都是後文伏線留東外史無問文字讀者但細心識之姜清起身，走至四疊房裏一看，道：這間房緊靠着廚房，光線又不好，怎麼住得？隨走到廊簷下，觀望胡莊等也跟了出來。姜清道：市外的風景比市內真好多了，祇是夜間有些怕賊。張全笑道：什麼倒了霉的賊來偷我們？胡莊笑道：你却不怕賊偷？鄉村女兒見了你，你倒要小心點才好。朱繼霖道：說不怕賊是假的，不過此間人家向多，夜間警察梭巡得利害，賊不敢來，就是姜清點頭五人又笑談了一會。姜清向胡莊道：我們去罷。羅福道：我首先贊成我做了被蓋。今天還得去取胡莊道：我們多走點路，到大久保去上車，免得在新宿等換車，等得心裏燥。姜清點頭道好。於是三人同拿帽子出來，胡莊拉着張全的手，道：你送我們到停車場，方才尋你這房子實在尋苦了。張全笑道：你尋苦了，難道教我賠償你嗎？小姜說我是避客，我倒甚願意戴上這個聲名，免得人家來要我還脚步。

曹官記清此時
正是三月將盡

中國男淫日本
女淫以淫遇淫
新詞同心

朱繼霖所遇與
張全同所不同
者一個有美緣
一個偏怪綠耳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鮑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十四

全笑說着拿帽子戴了。教朱繼霖聽門跟着胡莊等向停車場走來。此時正是三月將盡。村中樹木綠蔭。蔘鬱。加上那淡紅色的夕陽。更成了一副絕好的圖畫。張全送三人到了停車場。站在欄干外面。等着電車來了。他們上了車。正要轉身回家。忽見由電車內下來了一個女子。因相隔太遠。看不清面貌。但看那衣服之鮮艷。態度之妖嬈。張全已銷了魂。心想這女子肩上的折彷彿還沒有解。（日本女子在二十歲以內者。衣之肩上有折）年齡必不大。何不等他出車站門。看看面貌。遂仍靠着欄干立住。那女子娉娉婷婷的走近身來。張全下死勁的釘了幾眼。真個是秀娟天成。登時心中怦怦的跳了起來。那女子看了張全這種出了神的樣子。又見張全唇紅齒白。也不因不由的送了幾個美盼。張全更是骨軟筋酥。不待思索的跟着那女子便走。那女子知道張全跟在後面。却不敢回頭再看。祇是低着頭向前走。張全見他向往來人少的地方走去。以為他有弔自己的意思。但一時還拿不住不敢冒昧。又走了一會。那女子忽然停了步。回頭向張全瞟了一眼。那一對秋水盈盈的目光。恰好與張全的鶻冷。老打一個照面。那女子登時羞得徹耳根都紅了。張全雖說在風月場中有些微閱。壓到底還算臉嫩。不覺也面紅俯首。再擡頭看時。那女子已輕移緩步的走到一家門首。推開門俯身而入。更不回首。張全緊走了幾步。趕到門首。見門已關上。便就門縫貼着耳聽。那女子進去。喊不揚聲。便知道他是這家的客。還是這家的人。聽了一會。沒有聲息。知道是這家的人了。弔房子之道無他細心而已便擡頭看那門上的牌子上面寫着東條二字。呵原來這張全看那房子的規模。不小心想這女子弔上了。倒還值得看他。的情形。不是甚麼難下手的。不過他的家庭。祇怕管束他嚴點。不容易到手罷了。既又心想他一個人既能出外。必是沒有十分的管束。這倒不可不一心一意。

閒坐小窗讀周
多時忘機也
樓夢寶香帶忘
全不知晚來已
近黃昏亦日忘
隱而已

強全想得有常
周緯頭見風有
情是爲未兒小
病試牛刀香爲之

兩華遊戲十九
寓言北海醉醒
縱橫能義張全
微頭笑手灼膚
以味于飲治之

的對付他幾天一個人站在門口胡思亂想了許久也忘記自己是站的什麼地方祇覺得漸漸的眼中黑了起來才知道天已暮了連忙回到家中朱繼霖埋怨他道你送客怎的送了這半天我要出外有事等你回來看家你就死也不回來張全道祇許你每天下午出去送我送客回來遲了你就有的是話說且問你有甚麼緊的事非出去不可朱繼霖道我要去洗澡呢太遲了滿澡堂的人臭氣薰薰的張全道此刻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去洗正好朱繼霖終是悶悶的拿着帽子去了張全走到廚房裏見飯已燒好便弄起菜來心中計算明日早起便去東條門首等候出來見了面當如何咳嗽如何使眼色他若不拒絕便如何挨近他的身走他若不畏避便如何與他說話他若答白便如何問他的家世他若問我便如何的答覆看他的面色若歡喜便如何的引誘他去看活動寫真或去看戲他若肯去則他家庭的管束必不嚴便可強着他同往旅館裏去往夜心中越想越樂想到同往旅館裏去住夜祇覺得一種甚麼氣味鑽鼻透腦而來細嗅之知道是煙這一口煙却把張全沖醒了眼睛有了光便看見鍋裏煮的白菜被那瓦斯燒得他焦頭爛額語妙那裏還說得上是白菜直變成了一鍋黑炭張全急得連忙伸手去拿那鐵鍋的把這一拿却受了大創連掌心的皮都燙起了泡痛得張全眼淚都淌了出來幸有朱繼霖買來壯觀膽的兩個錢醬油放在手邊即將他倒在創上賭氣將瓦斯扭息抱着手回到自己房裏坐着的一口一口的氣往掌上吹吹了好半晌朱繼霖才同進門便問張全的弄菜好了沒有張全氣得不答白朱繼霖跑到廚房裏一看祇見滿地是醬油鐵鍋裏還在那裏出烟一時心痛得不可名狀也不知道張全何以弄到這步田地一肚皮沒好氣的跑到張全房裏想發作幾句見張全屈做一團的捧手呻吟便問怎的張全忿忿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